

《燃燒烈愛》(Burning)(李滄東2018) / 李俊毅

「不要想這裡有橘子，只需忘掉這裡沒有橘子。…最重要的是你要渴望吃橘子。」

李滄東安排學習默劇的海美在影片開始不久對鍾秀講出這一段耐人尋味的話，這段話背後蘊藏的哲理貫穿整部影片，成為這部片子的主要精神架構。從結局來看，鍾秀終究沒能真正聽懂這句話的真意，自始至終沒能進入「忘掉沒有橘子」這個境界，反而執著於「找到那一顆曾經存在的橘子」。橘子作為一種隱喻，如同那一口枯井，那一間燒毀的溫室，乃至於那一隻名叫鍋爐的貓，不必視為現實世界的具象形體，而是一種內在世界的意象。影響人類行為的，從來都不是外在現實，而是內在現實。

鍾秀因為海美一番話，打破沙鍋只為確認一口枯井是否真實存在；鍾秀因為班的一席話，踏破鐵鞋就為尋找一間燒毀的溫室。鍾秀如此輕易受到這些難以證實真偽的對話誘惑並且付諸行動，難道李滄東只是讓鍾秀來來回回驗證那些「曾經存在，此刻失去」的有形東西，而這些我們稱之為「真相」？鍾秀也因為海美的手錶以及素未謀面的貓咪出現在班的住家而認定海美被班殺害，這代表內在現實的毀滅性強大無比，至少不亞於外在現實。

海美說小時候曾經跌落住家附近的枯井被鍾秀所救，鍾秀對此毫無印象，海美卻繪聲繪影。鍾秀為此展開解謎之旅：海美的家人否認有這口井，也否認有這回事，笑稱海美習慣編故事；鍾秀失聯多年的母親肯定有這一口井；年長的里長則說不記得有這麼一口井。眾說紛紜，鍾秀該相信誰？海美的回憶是一種無法用客觀訊息驗證的心理現實，因為某些特殊原因烙印在海美的內在世界，無需也無法藉由客觀證據支持，也許只是個錯誤的記憶，也許是病態性說謊。鍾秀無論如何注定無法求得真相，因為這無關現實生活是否發生。

母親早年因父親脾氣暴躁離家出走，父親要鍾秀親手燒掉母親衣物，這個情境直到現在還經常出現在鍾秀的夢裡。班隨口提起自己燒溫室的癖好，鍾秀隨即夢到一個裸露上身的男孩注視著一座燃燒中的溫室，表情由吃驚轉而滿足，母親離開造成的創傷輕易被班燒溫室的癖好燃起，使得鍾秀往後每天鍥而不捨追查附近燒毀的溫室。班到底有沒有燒掉溫室？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燃燒」這個意象勾起鍾秀親手燒掉母親衣物之痛，因為那等同弑母行徑，是一輩子難以面對的悔恨與罪惡。夢中反覆出現燃燒場景，現實生活強迫性追尋燃燒溫室的蹤跡，無法癒合的創傷必然是一種誘惑，而誘惑必須被滿足，滿足帶來強烈的快感與狂喜。

木訥，寡言，淡漠，平板死寂的語調，總是飄向遠方的空洞眼神，生硬不協調的肢體動作，這是成長於破碎家庭的鍾秀與現實世界交手的身段。孤單而佝僂的身影映照出內心的無助、無奈、甚而絕望，讓人一眼望穿他的憂鬱本質，深陷於孩童時期的傷痛，又走不進現實世界，想寄情於文字創作，卻深感世界像謎團而遲遲未動筆。如同海涅所言：「藉由創作，我得以康復；藉由創作，我變得健康」。唯有創傷，才需創作。海美非常不一樣，她習於及時行樂、編織夢想、或說逃避現實。她可以想像自己像非洲土著從飢餓者進化到飢渴者，她可以傷感於生命消失如同晚霞由絢爛歸於黑夜，她也可以無畏觀感當眾寬衣解帶，忘情起舞。家人說她欠卡債、愛編故事，海美在家裡是個問題人物，也是一個社會邊緣人。

班，當然是個強烈對比。總是上揚的嘴角，帶著輕蔑的笑聲，不知流淚為何，不懂悲傷何來，總是跟鍾秀與海美的世界保持遠遠的距離，讓人看不清，也摸不透。被鍾秀問到為何不見燃燒過的溫室，他說「因為太近，所以漏掉」，「如果太近，就會漏掉」；被問到工作，他說「就是在玩... 遊手好閒... 玩跟工作之間已經沒差別了」。他莫測高深，他故弄玄虛，他狂妄自傲，他像費茲傑羅筆下的蓋茲比，也似王爾德筆下的葛雷。假如說，他挑起了鍾秀什麼？那是嫉妒——嫉妒自己曾經擁有卻已經消逝的過去，嫉妒自己現在想擁有卻得不到的海美，母親，以及所有一切。嫉妒所到之處，必然腥風血雨。

同樣成長於強烈被剝奪感的弱勢社經階層，鍾秀與海美卻用截然不同的態度面對殘酷的社會現實與人生困境：一個潛抑內斂，藏身於現實之下；一個天馬行空，凌駕於現實之上。換句話說，兩者共同面臨的考驗並非如何戰勝殘酷的現實，而是如何不必面對殘酷的現實，甚至是如何遠離殘酷的現實。海美出現在鍾秀的生活，接著失聯許久的母親也出現，逼使鍾秀再次巡禮一番逝去的傷痛童年，這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強迫式的創傷情境再現。班的出現，挑起鍾秀曾經擁有的夢想，那是一種自戀性完美童年，只能存在幻想中。

人生困境如同橘子之不可得，當橘子象徵一個遙不可及的癡心妄想，唯一的方式就是持續渴望吃橘子，但同時忘掉這裡沒有橘子。同樣的，鍾秀必須渴望找到枯井，但也必須忘掉沒有枯井；鍾秀必須渴望找到燒毀的溫室，但也必須忘掉沒有燒毀的溫室。海美的失蹤，如同橘子不在，鍾秀沒有選擇「忘記海美失蹤」，反而執意找出海美的蹤跡，假如失蹤的海美象徵鍾秀失去的慘痛童年，鍾秀勢必如飛蛾撲火投身於燃燒的溫室中。班，作為一個自戀性完美的象徵，無可避免成為鍾秀嫉妒的對象，如同馬克白之於班珂。相同的，貓只能以「看不見」的狀態存活在鍾秀的心中，一旦現身，鍾秀內心蠢蠢欲動的偏執妄想瞬間引爆，瞬間行動化為殺戮火場。